



教师节佳作选登

光脚的啦啦队长

和平区耀华小学
六年(4)班 谈嘉懿

新学期年级足球联赛第一场小组赛,像一团火,烧得我们全班男生心里发烫。

我们几个队员天天在操场上加练,传球、射门、折返跑,谁都不肯先喊累。

可马上就要比赛了,我总觉得班里气氛怪怪的。女生们下课就扎成一堆儿,可我们一走近,她们就“呼啦”散开。一向严肃的班主任也反常,常把几个女生叫到走廊低声嘀咕,见我们抱着足球经过,话音就戛然而止。

别的班早已把“加油牌”摆满了窗台,我们班却空荡荡的。我心里那团火,被这静悄悄的气氛浇得发慌。

比赛当天,太阳明晃晃悬在头顶,塑胶跑道被晒得发烫。我系紧鞋带绕着操场热身,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我们班的位置,同学们竟然都规规矩矩地坐着,两手空空,没有彩旗,没有横幅,连一张小牌子都没有。班主任坐在最前排,手里只拿着一个保温杯。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!

哨声撕开闷热的空气。我拔腿冲出去的瞬间,耳边忽然炸开一片声浪:“四班加油!四班必胜!”那声音又猛又齐,像一面墙朝我推过来。

我脚下险些踉跄,猛然再看过去,一条横幅“哗”地抖开,红底白字:四班少年,脚下生风。女生们挥舞着彩纸扎成的旗子,嗓子几乎都喊哑了。而站在最前面的,正是班主任!

班主任平日总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现在却扎着松松的马尾,碎发粘在额角。她举着红色塑料喇叭,声音粗粝又响亮:“传球,漂亮!四班的风,刮起来!”

一会儿,只见班主任沿着跑道边跑边喊。忽然,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,整个人往前一栽——一只白色的帆布鞋划出弧线,飞落在跑道中央。

全场愣了几秒,随即笑成一片。我以为班主任会尴尬地弯腰去捡。可她低头看看自己光着的左脚,“噗”地笑了,弯下腰把另一只鞋也脱下来,拎在右手里高高举起,高喊:“鞋子下场休息!四班,继续冲!”

她光着脚踩在发烫的跑道上,马尾甩来甩去,像个疯疯癫癫的啦啦队长。我转过脸去,使劲把眼眶里那点热意憋回去,双腿却像灌满了风。

可是,最终我们以一球之差输掉了比赛。当大家垂头丧气走下场时,班主任已经穿好了鞋,一副笑脸迎接我们。她拍拍每个男生的肩膀,宽慰地说:“你们踢得这么精彩,老师鞋子飞出去,也值了!”所有人“哗”地笑开了,笑声在操场上滚成一片,把输球的难过滚得远远的。

球赛虽然输了,可那个光着脚、举着喇叭的身影,比任何一张奖状都让我难忘!

指导教师:李颖琪

投稿邮箱

jwbxiaozuowen@126.com

重走长征路(上)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每一处长征遗址都是砥砺少年品格的生动教材,铭刻着血与火的记忆,凝固了信念与勇气的瞬间,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精神路标。铁索传递勇气,布角连缀记忆,马灯映照初心……同学们在暑假里重走长征路,在脚步中聆听历史的回响,体会先辈的坚韧。

铁索桥上的心跳

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六年(4)班 林源皓

暑假里的大渡河浪涛翻卷,水雾扑面。

泸定桥十三根铁索横跨两岸,木板稀疏,缝隙下是翻滚的漩涡,整座桥在风中摇晃。

“要不……回去吧?”我心跳得攥紧妈妈的胳膊。刚踩上第一块木板,桥身猛地一荡,我立刻缩了回来。妈妈拍拍我:“当年红军夺取这座桥,连木板都没有。”

爸爸补充说:“敌人拆了桥板,就剩这铁索。红四团急行军一百二十公里,要攀着铁索冲过去,对面还有枪林弹雨。”可是,我只觉得脚底发软。

一步一挪地走到桥中央,风更大了,衣角“啪啪”翻飞,脚下木板缝隙里直往上冒湿气,凉意顺着裤管钻上来。桥身左右摇摆,我蹲下来,死死抓住铁索,透过木板缝隙看见河水翻着白沫,双腿抖得厉害。

“娃娃,莫怕!”一位穿蓝布衫的当地老伯,衣摆拂过铁索,蹲在我身旁,用温热的手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“当年二十二位年轻的红军战士,就抓着光溜溜的铁索往对岸爬。铁索很滑,手一使劲就会磨出血,可没人松手,他们是用身子给后人铺木板的。”

爸爸感慨地摸摸铁索:“虽然感觉

很凉,但每一根都是用热血焐过的。”老伯指着对岸的纪念碑:“现在的孩子过桥都怕,可当年的战士咬着牙爬过去了。怕不要紧,关键是怕时,还能不能往前走。”

我慢慢站起来,学着老人的样子把目光放远,望向对岸山尖,不再盯着脚下。桥还在晃,可铁索握在手心,冰凉而坚实。妈妈扶住我的腰,爸爸伸出手:“一步一块板,慢慢来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,迈出一步,接着第二步。我数着自己的脚步,每一步都踩在木板的钉眼上,脚底能感到铁索传来的轻颤。一步踩实了,再挪下一步。风在耳边吹,河在脚下吼,可那些声音不那么可怕了。木板吱呀作响,却稳稳托住脚步。

走到对岸回头看,老人还站在桥中央,静静望着流淌的河水。夕阳把铁索染成暗红色,像绷紧的琴弦。妈妈揽住我:“你做到了。”爸爸点头:“桥会晃,可那段历史永远立在河心。”

我摸摸胸口,仍然心跳,却不再畏惧。泸定桥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,而我听见的,是当年那些年轻的心跳,穿过漫长岁月,依然铿锵有力。

指导教师:黄思天

薄得透光的布角

南开区五马路小学五年(3)班 吴雨桐

暑假里的于都河,空气黏稠得像麦芽糖。我和爸妈从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园出来,爸爸翻着手机里的史料,妈妈拉着我往河边走。

望着河水,我想起“红军星夜渡河”的故事,却仍觉得像隔着一层旧纱。妈妈指着前面问我:“见过用棒槌洗衣服吗?”河边蹲着一位老奶奶,棒槌一起一落,水花溅起晶莹的碎光。

我们走近时,老奶奶正把一件衣服拧尽了水,抖开来晾到旁边灌木枝上,弯腰从一个竹篮底部摸出个布包,一层层掀开,露出一块叠得方正的白布角。

爸爸上前问:“奶奶,这水这么急,洗得干净吗?”她抬头笑,眼角的皱纹像河面的涟漪:“洗了五十年了,急水才去泥呢。”说着把那块白布角浸进水里,布面洇湿后,右下角浮出个黑线绣的“王”字。

“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过河的?”我问。老奶奶搓着布角,手指在那个字上来回摩挲:“这是我阿爸褂子的布,他生前常来这里洗它,我每次洗衣服都忘不了它。”

老奶奶沉默片刻,缓缓地说:“那年红军过河长征,乡亲们有的拆门板

架浮桥,有的摇船摆渡。阿爸年轻力壮,撑船一趟一趟送。船小人多,他怕战士们的行李散落,就把褂子撕成布条绑紧,这件褂子就剩了这一角。”

她从布包里拈出一颗纽扣:“这是阿爸后来在河边拾到的,可能是红军战士过浮桥时遗落的。他说,与这块布搁在一起,也有了念想。”

老奶奶搓完最后一遍,把布角从水里捞起来拧干,抖开,搭在篮把手上。布角垂下来,上面的“王”字正挨着那颗纽扣,被河风吹得轻轻晃,像两株挨着的草在风里点头。一件旧褂子撕成了布条,剩下的这一角布被后人拾起,拼成一段完整的记忆。

老奶奶从篮里拿出几颗杨梅塞给我:“自家树上结的,尝尝。”杨梅紫红,咬下去满口酸甜。老奶奶说:“当年红军过河,乡亲们就住他们兜里塞这个,说是吃了不怕在别处水土不服。”

晚风裹着水汽扑在脸上,河面上的霞光碎成一片金黄。我把杨梅核吐在掌心,紫红的汁液染了满手。

妈妈对着河面拍了张照,镜头里只有晚霞浸染的河水。此时,河水洗尽了硝烟,布角薄得透光!

指导教师:李紫东



杨丽莉 绘

那盏马灯从未熄灭

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
六年(2)班 班诺茜

暑假里,我和爸妈在遵义会议陈列馆的大院里看到,主楼二层的木窗紧闭着。

在陈列室时,一盏铁皮马灯引起了我的兴趣,它玻璃罩碎了一角,灯芯只剩焦黑的残段,解说牌上写着“长征途中使用”。

“这灯啊,老一辈传下来一个故事。”旁边有人开口,是位穿白衬衫的老伯。聊了几句,才知道他是这儿的退休志愿者,常来给游客义务讲解。“那年冬天二楼开会,一楼战士们给烧炭盆。有个小战士管火,天天守着这盏灯。”

爸妈凑过来听,老伯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:“据说他每晚添桐油,油味冲得鼻子发酸,嘴里哼着家乡小调。炭火一爆,‘啪’一声,他就停一下,拿火钳拨一拨。”

老伯顿了顿,手指着马灯:“他总说,灯亮着,屋子就暖了。灯芯那点火,能暖什么呀,可他就这么念叨。”妈妈抿了抿嘴,小声跟爸爸说:“唱家乡小曲,怕是想家了。”

“后来呢?”我急切地问。老伯目光低垂,落在那焦黑的灯芯上:“后来队伍走了,他也走了。多年后有战友回遵义说起他,最后没能走出草地。战友说,他总讲这盏马灯在心里亮着。”妈妈听后长叹一声。

我看到,这盏灯玻璃罩的断面在射灯下泛着细碎的光。老伯声音提高了一些:“听说他不识字,却会写‘光’字。在炭盆边的泥地上,用手指头一笔一画地写。”爸爸插话:“这小战士心里真亮堂。”

老伯又指着一张旧木桌:“桌面上划痕深一道浅一道,可战士们却把缝里的土都擦干净,说首长们低头看地图,桌面干净,心里敞亮。”我的目光停在一条划痕上,像在量它的深浅。

一个小女孩指着马灯问她妈妈:“这灯还能亮吗?”老伯弯腰凑近,掌心朝下比了个划火柴的手势:“能亮,当年划火柴,‘噌’一下。”她盯着灯,眼睛亮晶晶的。

我想,九十多多年前那个冬夜,小战士划亮火柴,火苗跃上灯芯,把他写在泥土上的那个“光”字照得清清楚楚。如今光还在,在老伯的讲述里,在我和小女孩的眼睛里。

我看着二楼那扇紧闭的木窗,恍惚间,仿佛看见窗缝里透出暖黄的光,一位小战士端着炭盆轻轻走进来,火苗“呼”地一摇,映亮了他的脸。

指导教师:王欣彤